

历史真相探索文学

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
都曾真实地在历史上发生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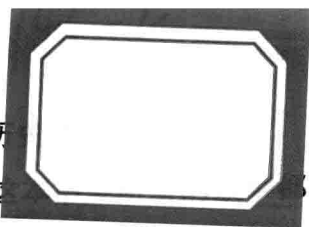
九曲流沙 (下)

杜建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历史
这



曾真实地在历史上发生过

九曲流沙 (下)

杜建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目 录

第 十 八 章	365
第 十 九 章	393
第 二 十 章	419
第二十一章	441
第二十二章	457
第二十三章	481
第二十四章	497
第二十五章	515
第二十六章	539
第二十七章	559
第二十八章	585
第二十九章	609
第 三 十 章	629
第三十一章	653
第三十二章	675
第三十三章	701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

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第十八章

初秋某日。

郑州一马路华阳春饭店。

一阵阵鞭炮声夹杂着弥漫的白烟,伴随着数十辆人力车队,一路飞奔,向一马路华阳春饭店驰来。

旅店大门外整齐地排列着身着淡青色绸褂、黑绸布灯笼裤,一色白色裤腿绑带,穿黑色圆口布鞋的大汉。华阳春饭店是当时郑州市唯一一家有电梯的四层楼高档旅馆,集吃、住、玩为一体,是黑白两道汇集的场所。由于华阳春的客人多,带动了周边澡堂、烟馆、赌场等服务设施的建设,一马路很快便成为郑州二三十年代最繁华的地段。

这天,非年非节却热闹异常,为的是郑州青帮杭三帮大佬生日聚会,使得整条大街挤满了前来祝寿的人群。

随着鞭炮声一阵紧似一阵,远远可见一辆镶黄镀白的豪华人力车,缓缓迈上了华阳春饭店的红绒地毯,车上坐的陈敬礼是郑州青帮杭三帮二十二通字辈的帮主。

陈敬礼早年闯荡江湖,在上海拜理门公所青帮二十一大字辈帮主邱现仁为师,进门入帮。不久郑州开埠,陈敬礼便把生意做到了郑州,并奉师傅之托在郑州开山收徒。陈敬礼生性耿直,为人公道,轻财仗义,江湖上素有“义老大”的美称。他五十多岁,身材魁梧,高个儿大头,圆眼、圆鼻、厚唇,面色较黑,戴顶礼帽,穿一身白绸宽身衣裤,脚蹬圆口黑色布鞋。

那豪华人力车停下后,陈敬礼下车,抱拳举过头顶,四下施礼,毕,被众多徒弟徒孙前呼后拥迎到旅店楼后的宴会大厅。他登台坐定后,黑着脸在人群中环视了几圈,回头悄声问一直跟在身后的牛紫龙:“那些人来了吗?”

牛紫龙急忙凑近说:“您只当他们没来就行了,面上可不敢有啥流露,把这场戏演砸了。”

黄河决口后，日军被迫放弃先占平汉线，再一路南下进攻武汉的计划，转而从徐州南下，经蚌埠、合肥过淮河，沿长江北上进取武汉，这才使得大半个河南有了喘息的机会。

随着战事减少，军统豫站撤回了派出的随军小组，开始把搜集整理日军战略性情报和反渗透派遣、摧毁日伪政权作为主要任务。牛紫龙利用日军新进开封、日伪组织急于招募人员之机，先后派出三拨人员打入敌后，不知为何效果奇差，多人被捕被杀，只有少数几人得以逃回，甚至还有几人音讯全无。为了一探究竟，牛紫龙策划利用杭三帮大佬生日的机会，摸清日军派遣的渠道，如有可能变敌来路为去路，趁机打进去是此次计划的重中之重。今天是整个方案的第一步。

众人一番热闹后，开始了生日祝寿大礼，按照帮规序辈先由二十三辈开始，所有进门入帮者率领自己所收的徒弟徒孙，逐个向陈敬礼行跪拜礼。大厅里三四百号人秩序井然，一批批地来到陈敬礼座前磕头。只听得司仪喊“一叩首”，众人磕下第一个头时，陈敬礼大声还礼道“祖师爷灵光”；“二叩首”，陈敬礼又道“家礼义气”；“三叩首”，陈敬礼举起双手道“贵前人慈悲，弟兄们请起”。

行礼毕，帮会同辈便按照事先安排好的宴会座次入座。

接着又是二十四学字辈行礼，牛紫龙果然见赵本亮身后站着十几个人排在队列之中。唤到赵本亮等人行跪拜礼时，行列里明显有两人对这套三跪九拜的大礼施拜动作有些手忙脚乱，勉强跟在众人后施完了这套礼数。

祝寿大礼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方才完毕。

众人在餐桌边坐定后，陈敬礼站起身黑着脸道：“今儿是俺的生日，原本是件喜事，只是国势倾危，河山残破，前不久日军又炸开黄河大堤，浊流所过房倒屋塌，苟活下来的民众流离颠沛，死亡枕藉，无不望之惊心，郑州虽能偷生一隅，然郑州之外战火连天，每天殉国将士又不知几多！”

他从袖口里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突然提高声调，道：“有人说我辈百姓，不论何人当政，只要完粮纳税，可保安然度日；还有人说这次日军入关如同清朝初年满人南下，降服华夏是早晚的事，若非要争出个国人的国家至少也得等二百年以后！这些屁话都是无国家、无祖宗、无父母的胡说八道。本帮成立之初即立志反清复明，至今已历二十余辈，翁、钱、潘三位祖师之所以建帮立规，皆出于国家之思想，民族之兴昌。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百姓旦有此

一国，必不可以不爱国！国家无论强弱，有国家终比无国家强。可惜我炎黄子孙，受异族压迫二百多年，未能跟世界潮流同步进上，举步维艰，世道不幸。新近又遭日寇侵华变乱迭生，当此乱世，民不聊生，虽说人各有志，屈优奔走，不少人事虽出无心，诚非得已，但本帮弟兄必看清脚下之道，不可做出为人所不齿的事，好自为之。”

他环顾一遍同帮众人，短短二十多年时间竟发展出这么多人，远远超出了他开山时的本愿，其中许多人连面都没见过。他本想再说几句，但一想到帮里已是鱼龙混杂，众人只是假帮谋利，顿时心绪一沉，再也没了行侠的豪气。只是摆摆手，补充道：“今儿祝寿所收礼金一律捐给黄河决口受灾乡亲，今日所备薄酒都是饭店公会所置，俺已代众人谢过，大家尽可开怀畅饮，敬酒答谢之事就由他们代替了。”他用手指了指牛紫龙站的方向，转身走下礼台。

牛紫龙端着杯子在吆五喝六、熙熙攘攘的喧闹声中来到赵本亮及其弟子用餐的桌子。

“有缘有缘！”赵本亮起身拱手，白胖脸上已是从额顶红到了脖子根，笑咪咪地说，“咱们可是早就通过盘道啦！来认识一下徒儿。”

牛紫龙依仗着三分醉意，故意瞪大眼愣怔了片刻，慌忙道：“哎哟，恁看俺这记性，真是天转地转人不转呀！”他突然压低声调，“在牢里俺就知道咱们迟早要见面。”又扫了一眼众人，示意张道成倒酒，又凑近赵本亮道，“还干老本行？”

赵本亮低头笑笑道：“听说恁也干那一行？”

牛紫龙举起杯子轻轻一碰，会意地笑道：“三教九流十八行，俺是随波逐流，漂到哪儿算哪儿。”

赵本亮也会意地笑了几声，招手让同桌的一个年轻人走近前来，牛紫龙假意辨认一番，意味深长地点头说：“原来……上次……恁就是那个虎落草泽……未能照顾好，抱歉抱歉。”

程小六放下酒杯扑地就拜，牛紫龙急忙扶起，赵本亮在一旁圆场道：“大恩不言谢，恁要想找回以往的生意就得靠这后生啦！”说着拉着三人碰了杯子。

牛紫龙仰脖喝下酒，问道：“可是那边……”

赵本亮故作正经地说：“那边照样可以安社稷、卫国家，凡利于同胞的事皆可维持。”

说着他拉起牛紫龙逐一给桌上碰酒，待走到日本人川岛、岗田面前，赵本亮吊诡地笑笑，介绍道：“这两位是南方朋友，川岛、岗田。”

川岛、岗田并不答语，只是很认真地碰了杯子，挺身喝了下去。川岛、岗田一高一低，年龄都是三十岁左右，高个儿川岛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痕，矮个儿岗田则是一脸络腮胡。

牛紫龙心中暗喜，仰脖一口喝完酒，一语双关道：“代师父谢过，来这边做生意有用得着俺的地方，俺一定照顾好。”

川岛、岗田都穿一身灰白中式对襟平布衣裤，扎着绑腿，故意显得胡子拉碴，参加场面活动从不开口，很少沾酒，以笑代言，见牛紫龙喝完酒放下杯子拱了拱手。

转了一圈，赵本亮凑近牛紫龙小声说：“想好到那边，可跟这俩人联系，联络办法都在这里。”说罢，往牛紫龙手里塞了个纸条，神秘地笑笑。

转完整个宴会厅，牛紫龙勉强坚持到了楼上，两腿发软，意识还算清醒。他跌跌撞撞地冲进厕所，用手指向喉咙眼里压了压，“哗”的一声，一肚子苦酒全吐了出来，一时间两眼直冒金星，胸腔里涌出翻江倒海般的恶心。

他咬了咬牙，直起腰对跟在一边的张道成说：“快，让张剩带个人盯着上次咱们在开封救的那小子，如果那小子不出郑州不要动他，务必弄清楚他在郑州的落脚地！”

张道成转身离开后，牛紫龙强忍着一阵阵恶心，从内衣口袋里掏出赵本亮塞给他的纸条，见上面写着开封徐府街、草市街和南关几个地址和人名，忽然又有些迟疑，这是他们的来路呢，还是挖好的陷阱？不论是什么，下一步就是如何过去的问题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快速推进，不足一年时间，占据了华北、华中大片地域，但也暴露了日本人战略谋划的缺陷，贪心不足，总也脱不掉攻城略地的土财主思路，上百万大军杀入中国就像泼进沙堆里的水，速战的结果没能速决，双方一时陷入了僵局。

日军攻陷武汉后，从河南周边的态势看，桂军还钉在豫鄂交界的大别山，山西的晋军大部分没有离境，傅作义仍率部坚守在绥远，中共八路军更是挺进北方各地，整个华北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日军不得不采用“以华制华”的策略。

日军攻占开封后,最早用的是王道和宋之万两人,然而无论他俩如何卖力,依然改变不了门可罗雀的局面,于是日军又弄来了一个叫萧瑞臣的人出面组织伪省政府。

萧瑞臣,天津人,战前与日本黑道勾结,销售日本红丸,经常往来安阳、天津之间。后做事不密被安阳警方捕获,押于安阳县监狱。日军侵华打到河北时,官方释放囚犯,萧瑞臣始得放出。未几,日军攻安阳,萧瑞臣为内应,组织十数地痞无赖打着日本国旗欢迎日军。日军见状很是欣喜,立马委任他为安阳县长。没想到萧瑞臣得陇望蜀,认为自己劳苦功高,极力鼓动日军成立豫北伪省政府,日军不明就里,不知道省县的区别,马马虎虎同意了萧瑞臣的建议。

1938年6月日军攻陷开封,萧瑞臣又鼓动日本人迁署开封,恰好这段时间日军也看到王道等人根本成不了事,便取消了招抚使的牌位,换上了萧瑞臣为日伪统治时期的第一任伪省长。萧瑞臣原本就是街头混混,四十岁出头,面如锅底,猴眼鹰鼻,一嘴哨牙,张口就流白沫,还五短身体,耸肩驼背,就是会几句日本骂人话,见人要么哈腰,要么瞪眼,最大的特点是见钱不要命。与日本人勾连上后,他越发意气飞扬,不知道自己是老几,常常会管不住自己的嘴胡吹瞎扯。

一次,他喝完酒一拍脑袋就免去了开封全城东洋车夫的月捐,高兴得车夫们拉着他在开封城转悠了好几天,谁知日本顾问不同意,把他叫到日本顾问办公地,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拳脚,打掉了他两颗哨牙,他立马改口不认账了。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萧瑞臣任伪省长原本就是为了捞名贪利,所以每天挖空心思的就是如何捞钱。恰好他到开封不久,有一笔一百五十万之多的赈灾款打到了伪省政府的账上,他便与伪政府秘书长胡光荣思谋着分了算了,可偏偏伪政府内有一邓姓科长不愿参与,萧、胡二人三番五次做工作,还把一份钱送到邓科长的寓所,没想到那科长又把钱给送了回来。这下可把萧、胡二人气得够呛,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二人商定贿赂伪省政府卫队数人,大白天闯进邓家杀人。当时,邓科长正和两友作竹戏,猛然闯进几名枪手乱射一通,将三人全部打倒,大摇大摆地回伪省政府去了。谁知被杀的三人中有一人竟活了下来。此事惊动了日军特务机关,经过一番查办,知道枪杀事件系伪省政府卫队所为,先撤了萧瑞臣的职,又捕了胡光荣,最后枪毙了两名卫队人员了事。

当然,这种见钱就捞的毛病其实是日本人带的头,伪职人员只不过是比葫芦画瓢,毕竟他们叛国附敌的根本动力就是谋取名利,日本人也知道,对此类事

情不能太认真,真要认真起来伪政府连个人影都留不住。

抗战期间担任伪职者多是为了名利,真正主动附敌和被迫为糊口计者都是少数,如上面提到的那位伪省政府邓姓科长,原本皖籍商人,日军进陷汴城后,因道路梗阻未能返乡,为糊口不得已当了伪省府科长,实非本意。还有日军占领开封后的第一任商会会长宋海亭,原是南乐县署队勇,生就一副豪杰气象,直性脾气,平时为人热心仗义,然诺重信,又心细如发,工于算计。在南乐县署警队干到了队长,遇事帮人排忧解难,事摆得平,钱没少收,不几年就多有积蓄,便辞职在开封开了家上档次的饭庄梁苑春,集豫菜大成,价廉物美,很快便在商界博得大名。日军陷汴,宋海亭顾惜家业,留在城中,被众人举为会长,出面应付日军勒索。日军第一次到商会,开口便要银元60万助军,宋会长颇有胆识,当场拒绝,道:“兵乱之后民鲜盖藏,我在省城开有头牌饭庄,罄其所有也不足千元之数,一般商户能出多少?”并领着日军到自家翻箱倒柜掀了个底朝天,确也没翻出几件值钱的东西,终使日军不得不稍作让步。宋海亭任会长不足一年,应付日伪花销甚巨,破产后被迫去职,临走前对人说:“奶奶的!俺在当会长期间吃了3颗枪子,挨了471巴掌,每次挨打俺都刻在家里的墙上,下台后俺数了数共471道,这遭遇可以告无罪于商界同胞。”不久宋海亭便去了许昌。

伪职人员中甘心主动附敌者尽管不多,为害着实匪浅。日军成立伪政权的目的除了帮助镇压管制百姓,就是敲诈盘剥占领区物资以供战争所用。这些伪职人员办起事来比日本人还日本人,如伪开封警备司令部刚一成立便提出调查房产,验契换证,不但把绝大多数撤退后方的人的房产没收充公,还把留下来的人狠狠地敲了一把。尤其是利用日方供应的大烟毒品公开销售敛财,并向国统区贩卖作为策反中国政府军政人员、瓦解国统区经济的主要手段和渠道,确实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

牛紫龙集中一段时间把开封伪政权头目及骨干的情况摸了一遍,根据伪职人员状况提出了三种对应的策略建议。第一,对不由己而附敌的人只要不办坏事就要抓紧策反,争取为我所用。第二,对多数计较于眼前利益或是被日军吓破了胆,或是对原来环境有某些不满,为改变处境甘心附敌的伪职人员也要抓紧利诱,争取向我背敌。眼前的现实利益特别是名利,是吸引大多数伪职人员投敌的主要原因,从了解到的情况看,日军给一般伪职人员的薪水大致与日本

军队里的干部相同,高出日军普通士兵两到三倍,也超过了国民政府职员待遇标准,还很少拖欠工资。待遇方面也基本相同,上层伪职厅级人员统一配备汽车,只是司机需由日本人担任,科级人员配备自行车。利诱这类伪职人员以以敌养伪、为我所用为上策,即使不能为我所用,至少也要让他们少办坏事。第三,对少数甘心附敌,其作用又有日军所不能者则应坚持惩处。

此外,牛紫龙还了解了日伪对整个社会实现多层面特务统治的情况,日军特务机关是唯一管控一切伪政府机关和单位的枢纽。对社会面上的控制则是通过伪公安局和日本宪兵队具体实施。为了使日军的管控更有效,日军又成立了名为“河南庄”的情报机构,负责对全省军事情报和各种动态进行收集分析。无论是特务机关、宪兵队,还是“河南庄”,都有各自独立的情报收集系统,活动的基本方式也是以人力情报为主、普遍撒网的办法,由机构内部人员发展下线情报员,土话称“情报腿”,多由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人充任,如记者、小商店主、店员、旅馆经理甚至妓院老鸨等。日军对这一层次情报人员的管理十分严格,原则上须日日有报,薪水也高。由情报腿再发展的情报人员官方称下下线,老百姓则称“情报狗腿”,而由下下线情报狗腿发展的人员成分就杂了,俗称“臭鱼烂虾”,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所报情报可信度更差了。日本人从考究情报来源上分为“头报”、“二报”、“三报”等,代表着系统分层发展的情报人员层次,在情报汇总处理上也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

日军侵华,造成社会秩序大乱,开商店、办旅馆,哪怕挎个篮卖点烟卷火柴也免不了招惹是非,受到敲诈。于是,不少人便勾结一两个日伪情报人员,或引入店中狐假虎威,互相利用以牟暴利;或买个日伪情报证,在背街小巷租间陋室,持照吓人,笼络几个小偷小摸、混泥土棍到处偷抢撞骗,回来坐地分赃;更有甚者是一旦攀上日特机关,便公开干起了土匪的勾当,栽赃陷害,敲诈勒索,上街随便抓人,藏匿其屋再通知家人备价来赎。如若被抓之人实在榨不出啥油水,便诬一罪名起解到宪兵队,摇身一变成了黑白通吃的黑道老大。而日本各情报机关也乐见这帮人胡作非为,只管印刷不断变换花样的情报执照批发零售,聚敛钱财。发展到最后,一般市井小混混无不买了这吓人工具,不但免去了青年训练强拉壮丁劳役等一应官差,就连结伙打架、哄抢摊贩老农、明火执仗、包娼包赌等各种无法无天之事都敢胆大妄为,偶遇警察盘问,立马亮出情报执照,再叽里咕噜地胡溜几句日语,那警察转身就走,无人敢问。

驻汴日军的特务情报机关不论什么系统，最终都归华北派遣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总部”节制，该总部对外挂牌“仁义社”，是专门为华北日军作战略谋划的单位。当然，该机构不同于一般情报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拉拢并利用华人军政上层、文化艺术名流、山林英雄、草莽豪杰等，主要是根据一定时期华北派遣军的主要任务，针对工作对象设立工作小组，不择手段开展工作，如针对青帮组织就专设了一个工作小组，通过青帮组织接攀中国军政要员。

日军特务机关还根据中国的特点独创了一套情报工作的方法，工作目标就是力争掌握对手的用人权，派人打入中国政军机构内部，策反顶层人士。如不能策反“当用反间”，或从中挑拨，使“上下相扰”，以利动之，多方罗致，把不能为日军所用的人千方百计排挤去位，然后换上日军选定的人选。华北五省特务机关总部搜集的情报包括整个华北地区的名人及其后裔的名单，他们抗战的意识，各部队的兵员、战力，以及这些上层人士对形势的分析看法等都一一列入了该总部的研究课目；然后再通过不同课目的研究来掌握时局的变化，提出有利于日军的政策或战略方针。

华北五省特务机关总部驻徐府街陕甘会馆，机关长官阶为整个开封驻军最高阶——少将，而此时主持整个机关的是位叫吉川贞佐的人，此人平时深居简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说出他的模样，然而，了解内情的人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会不寒而栗。

整整一个夏天，牛紫龙都在研究这个挂着“仁义社”招牌的特务机关，令人不安的是，无论是开封陷落前军统安排的潜伏人员，还是以后陆续派去打入的人员，都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反馈信息。

一段时间以来，牛紫龙天天失眠，虽然他对那个“仁义社”了解不多，但他相信，从相互可以印证的情报看，他的小传恐怕已经摆在了那个叫吉川的人办公桌上了。

一个月后。

开封鹁鸽市商务印书馆日军驻汴宪兵队。

此时的开封，整座城市色调灰暗，有一种难言的伤痛。

牛紫龙走到开封城门前，果然见川岛和岗田并排站在一旁，两人穿着新的深黄色军装，在众多日伪军中显得格外突出。牛紫龙知道日本人绝不会利用他

们的权力让他免受检查,他把接受检查的要领又回忆了一遍,便大步走近城门。

他鞠过躬后,伸直双手让两个伪军搜完身,主岗的日本兵则直勾勾地盯着牛紫龙,丝毫没有放行的意思。

那日本兵大概没有看到牛紫龙的笑容,提枪冲了过来,正要发作,被身后的川岛喝止住了,两人走近牛紫龙,冷冷地近前敬礼后,把他带进了城门。

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的事情被日本人很精确地设计成了一连串的规范动作。牛紫龙进城后被安置在河南大旅社住下,仅给了四十分钟时间让他写小传,在剩下的时间里,特意给他安排四个小时观看宪兵队审讯人犯,并在一天之内办完了所有的身份证件。

日军宪兵队初期驻地设在河道衙门,不久,搬迁到了商务印书馆。日本宪兵队审讯人犯是较为典型的有问必答式,除了姓名、性别、年龄等必问的项目外,所有询问模式都是有罪推论,如果不答或不承认审问人员指控的问题,立马就用刑。

日军宪兵队的一般刑罚分五个层次,分别是电刑,针刺指甲缝,灌煤油、灌辣椒水(口鼻并灌),刺鞭刑和烧红铁器的炮烙刑。五种刑罚用完,犯人早已是皮开肉绽,七窍出血,超过一半人会死在行刑台上。如若按程序全部用完这五种刑罚,仍未得到宪兵们所需的口供时,宪兵队便会发明一系列别具一格、富有创意的逼供方法和手段,如在隆冬季节裸体置于宪兵队特制的木桶里,那木桶直径二尺,高五尺,顶盖加有利刃,满贮四尺凉水,将人放在其中,再盖上桶盖,使人欲立则利刃刺顶,俯下身则水灌七窍,再坚强的人最多也只能坚持一天,即便放出也无法存活。

牛紫龙当然清楚日方安排他观看审讯的用意,他曾经研究过民间一种自扼锁喉窒息死亡的方法,这一方法并不需要太多的气力,只要有意志和抬手的机会就能做到。而此时,他一直琢磨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把这些日军变得如此残忍强暴。

驻汴日军宪兵队审讯室原是商务印书馆一普通职工宿舍,从外面看与一般住家的房子没什么区别,进去则完全是人间地狱。审讯室是个打通三间的大屋,屋内除了桌椅刑具外,精明的日本人用砖把所有窗户全部砌上了,还在四墙厚厚地糊上了一层黄泥,地面砌修了水泥,便于清洗冲刷,整个屋子充满了一种烟熏火燎的血腥味。

当天宪兵队审讯的人犯有两个：一个是日本逃兵，粗通汉语，案情十分简单，该日本兵突然闯进一家中国商店，逼着一个店员脱下衣服自己穿在身上，出门向东跑去，途中还劫得一副理发挑子作掩饰，易服化装混出宋门，一日后被从兰封县城抓回开封；一个中国居民，案情更简单，在其为别人看守的院子里发现有一支步枪和数十发子弹。

岗田把被审人员的案情翻译给牛紫龙后，挥手示意审讯开始。

日军侵华部队的士兵分义务兵和义勇兵两种。义务兵多是征召的农民、商人，月饷十三块五；义勇兵是临时动员来参军的人，成分以学生为主，月饷仅八元五角。当时日军逃兵中义勇兵较多，那天被审讯的逃兵就是一副学生模样，还戴着一副眼镜。

逃兵被押进审讯室刚刚站稳，主审宪兵便吼叫一声，冲到那逃兵面前，点头施礼后，一把抓下逃兵的军帽。那逃兵反应迅速，急忙摘下眼镜，叉腿站好，便听见“噼里啪啦”一通耳光，转眼间那逃兵满鼻满嘴都飞溅着鲜血。

牛紫龙站起身走出门，身后川岛、岗田追了出来，岗田用很生硬的中国话说：“对不起，您不能离开。”

牛紫龙点点头，露出一副不忍的样子，摇摇头道：“我也遭受过类似的殴打，所以不忍心再看到这种场面。”

岗田龇牙笑笑，双眼仍旧是冷冷地盯着牛紫龙，说：“您的这段经历我们知道，请您务必按规定要求把审问观摩完。”

牛紫龙明白在这样的“考验”中，自己既要做出少许胆小怕事的样子，又不能把破绽露得太大。他双手一摊，说：“我认为你们采用这样的审讯方式完全没有必要，也看不出能达到什么目的。”

“他是逃兵，他必须认罪，必须受到惩处。”

“可你们上来就打，只能增强他们逃跑的愿望，人性都是相通的，谁都不愿意待在经常遭受殴打的地方。我认为应当问清楚他为什么要逃跑，查到原因才能以儆效尤……”牛紫龙还想多说几句，但看到川岛、岗田两人铁青的脸，只得作罢。

其实，日军出现逃兵的原因多数军官都很清楚，烧杀抢掠那些事他们只会在别的国家干，只是他们信奉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套颠倒黑白侵略有理的理论，不干坏事从军规上是不能允许的，但总会有人良心发现不愿意再干那

些事,所以逃兵现象就不可避免。

三人回到审讯室时,那逃兵正在诵读《日本皇家陆军野战勤务法规》:为了不辜负父老乡亲对你的期望,你必须努力再努力,始终提醒自己记得身上的荣誉。如果活着,决不能做战俘让世人耻笑;如果死了,不要因为做错了事而在身后留下骂名……

岗田还没翻译完,川岛便站起身对审问的宪兵道:“对不起,中国的牛先生需要问几个问题。”

牛紫龙一怔,他的确没有料到川岛会来这么一下,站起身稍一迟疑,问道:“我不太清楚贵军的战勤条例对逃兵是怎么界定的,依我本人的判断,从部队逃脱应该有多种原因,比如家里老人生病,或是已经找好心爱之人,或是务农经商期间有必办之事需要回去料理等,当然也不排除士兵个人生性怯弱、胆小怕死,又因为军队特殊的环境采取不告而别的办法离开部队。总之,对这些士兵是否都要定性为逃兵?有些情况严格讲不应按逃兵定性,只能叫擅自离队。”

“您错了。”主审宪兵站起身厉声道,“他自称持反战立场!”

牛紫龙斜睨一眼身旁正在翻译的岗田,说:“这是政治问题,应归于思想认识范畴,因思想看法不同离队更应当按擅自离队处理,逃兵是战场上的行为,只要不在战场上,发生这类问题都不应按逃兵处理。”

“您错了。”主审宪兵恶狠狠地盯着牛紫龙,他简直在叫,“我们大日本皇军里面没有思想问题,只有精神问题,离队就是精神逃兵!丧失了战斗意志就是违法的行为!”

牛紫龙很认真地点点头,他知道为这个议题再争下去已经很危险了,便故意表示出有新领悟的模样坐了下来。

日本军队建军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在军队里推行的主要是尊神、忠君、爱国和武士道精神,目的是使部队达到服从、勇敢、坚忍不拔和崇尚武力的效果。

那个逃兵在被押走前从兜里掏出眼镜用衣襟擦擦,戴上后很认真地看了看牛紫龙,转身出了审讯室。

那个中国人被带进审讯室后,川岛、岗田代替了主、副审宪兵,亲自上场,摆出一副“亲善”的模样。经过一番和气诱导后,那人供叙姓陈,本地人,正升商号

的店员，店主在日军进城前已经西逃，留下他看门。至于店里挖出步枪一支、子弹若干发，他根本就不知道咋回事。

“你的老板离开开封前没给你说过看守院子的职责吗？”岗田问。

“咋没说呀！咦——商量多少回。”

“商量的内容不包括家里埋有枪支弹药吗？”岗田又问。

“咦——这事他咋会给俺说？没说过。”

“没说过这杆枪怎么来的？”岗田有些不耐烦了，慢慢晃到那陈姓店员面前，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咦——俺咋着^①？！俺要着还会在这儿？”那店员一脸委屈道。

岗田诡异地回头笑笑，凑近那店员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呢？你很聪明，很会变戏法，把事实变成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店里？店里是不是挖出了枪支弹药？你还敢当堂撒谎！来人上刑！”

“咦——俺撒谎？哪个龟孙说半句……”那店员话还没说完，便被三四个行刑打手架到了电椅上，一条宽宽的黑皮带勒住了嘴，不由分说推上了电闸，只见那店员浑身一阵战栗，连连惨叫。

牛紫龙站起身再次走向门外。

“牛先生，您要问话吗？”岗田追了出来，问。

牛紫龙点点头转身进屋，看了一眼川岛，走近那店员问：“你当过兵吗？你会打枪吗？”

那店员刚刚松开嘴上的绑带，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答道：“俺哪儿当过兵哪，俺从来没使唤过那玩意，俺要那弄啥？就是给俺俺也勾不响呀！”

“那枪肯定不是他的！”牛紫龙转身走到川岛跟前说，“世界上没有人会去埋一个对自己没用、还会带来杀身之祸的东西。”

岗田在一旁问道：“牛先生这么肯定不是他的，可枪明明摆在这儿，应当如何解释呢？”

“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谁挖出来的应当由谁解释！”

川岛和岗田对视一眼，冷冷地反问道：“这支枪是在他住的院子里挖出来的，他怎能脱得了干系呢？”

^① 开封地方方言，知道的意思。